

孔孟为体，孙吴为用

——兵家和合思想的形态、建构与内涵

李桂生

摘要：和合是包括兵家在内的中国古代不同学术派别的共同主张，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著作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并贯穿兵学发展的全过程，在形态、建构与内涵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具体说，内儒外兵、儒兵合一 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形态；孔孟为体、孙吴为用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建构；德、谋、交、威、战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兵家；和合；形态；建构；内涵

我们研究兵家，往往只注意其军事谋略思想，而忽视其和合思想；研究诸子思想，往往只注意其相异性，而忽视其共同性。随着对兵家和诸子百家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其人文内涵和普世价值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进步。

一、和合是中国古代不同学术派别的共同主张

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合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云：“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所谓“和合五教”，依韦昭的解释，就是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教化。所谓“和合”，就是阴阳和合，多样统一，而不是“同一”。《国语·郑语》阐释“和”与“同”的含义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合思想蕴含于中国儒、道、墨、法、杂、兵各学派的思想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夏商周的文化，建立了以“和”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主张克己复礼，而礼之根本就是“和”。《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还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各安其位，各正性命，才是

和合之道。《周易·乾卦》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道家主张阴阳和合。《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家主张人伦和合，反对怨恶。《墨子·尚同上》云：“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法家主张以法去法，达致和谐。《商君书·画策》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法家以法治与仁治进行对比，认为从长远来说，法治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仁治则见效一时，不能持久。《韩非子·六反》说：“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杂家亦主张“和合”。《管子·兵法》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兵家直言“和合”的文字不多，但常常“和”、“合”并举。兵家的和合思想主要蕴藏在战伐权谋的文字深处，而不在战伐权谋的文字表面。兵家最早谈到“和合”的文献是《司马法》。今本《司马法》是战国时期稷下兵家对西周时期治国、治军、用兵思想的追述，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较真实、比较全面地反映西周时期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的兵书。《司马法·仁本》说：“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这是我们在兵家著作中能见到的阐释和合思想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古老的文献记载。兵家文献中，“和”、“合”连言的只有少数几种。《道德经论兵要义述·道常无名章》云：“天地阴阳，自然和合。”《虎钗经·十二将》云：“天乙光禄大夫，主和合吉事。”这些文字虽然出自兵书，但其思想还是道家、阴阳家，准确地说是兵家借用了道家、阴阳家的“和合”概念，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上可知，“和合”不是一家一派的主张，而是中国不同文化流派的共同思想。不惟如此，和合精神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普适性、全球性意义。张立文指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这种泛爱众的精神，是一种人类普遍精神的升华，是一种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根源。无论是儒教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都具有这种精神，并以此为一切观念、行为的基点和核心，推广辐射出去，而称为东西方文明的普遍理念、黄金法则。”^[1]

二、内儒外兵、兵儒合一 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形态

兵家不同程度地融汇了儒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而以兵法、兵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兵家兼收并蓄其他学派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占有更大比重；在人生终极关怀方面，兵家仍然以儒家的仁道精神为依归。故兵家的和合思想，主要地表现为内儒外兵、兵儒合一的形态。在兵家剑拔弩张、权谋诡诈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制约与牵引它的根本原则，那就是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一般人读兵书，往往以兵读兵，就兵论兵，却看不到高远的仁道境界，不能超越兵书本身来理解兵书，更不能参悟其和合精神。所以，孙吴等人在宋代以后常遭儒家学者的误解和批评。比如，苏轼亦对兵家诡道之流俗加以抨击，以为天下之乱皆由诡、诈、贪、勇所致，云：“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2]高似孙批判孙武，言辞激烈，云：“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复，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匱》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3]陈师道更是直言不讳，极尽贬抑之能事，云：“孙吴之书，盗术也，不足陈于王者前。”^[4]这些言论之所以在宋代大行其道，固因受到理学思想之影响，亦因儒家学者未能深研兵家内涵，未得其仁道与和合真谛，从而产生极深的误解和难以消除的偏见。

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不乏对兵家理解深刻、高妙者。比如，东汉冯衍主张通览六经与兵书，兼取其智慧，互融其精神，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5]明代思想家李贽极力主张儒兵合一，并在注解《孙子兵法》时实践这一主张。其所著《孙子参同》说：“吴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故因读《孙武子》，而以魏武之注为精当；又参考六书，以尽其变，而复论著于各篇之后焉。”^[6]可见，儒经和兵经本为一体，虽取径不同，然取向一致。

先秦兵家多采撷儒家之言入兵，这是常识，自然不必多言。汉代以后兵家不仅在内容上多有儒家之言，而且在精神上亦渐渐以儒家的思想来进行控制，这是由于汉代以后天下大一统的时代需求所致。对汉代以后兵家的儒化问题，我曾经有过论述，兹转录如下：

这种思想倾向（笔者按：指兵家的儒化倾向）很清楚地反映了汉武帝以后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治国理念，以安治天下为主旨的思想风尚，一反先秦兵书所表现的扩张、进攻、速战的思想格调，呈现汉代儒学的气象。这标志着中国兵家管理文化的定型——以儒统兵。儒家思想过去在兵家著作中只是诸多思想之一种，在汉代则一变而居于主导地位。由汉迄至清代两千余年的兵家管理思想，均呈现此种特征。^[7]

先秦时期的兵家是以兵摄儒，而汉代以后则是以儒统兵。但不管怎样，兵与儒始终是交相融汇，合为一体的。所以，可以说，内儒外兵、兵儒合一为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形态。

三、孔孟为体、孙吴为用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建构

现代兵学家李浴日先生提倡“救人救世”的兵学，他的后人为了传承这一理念，特别成立“李浴日纪念基金会”，提出“孔孟为体，孙吴为用”为基金会的中心思想，倡导海内外有志之士，发扬中华文化，努力消除兵戎、促进世界大同。所谓“孔孟”，是指仁和中庸、道德礼义之思想；所谓“孙吴”，是指战伐攻取、诡诈权谋之手段。体为本，用为末；体为实质，用为现象。我以为，这是对中国兵法最为透彻的理解，从根本上领悟了兵学的灵魂和精神，也是对兵家和合思想建构的正确把握。换句话说，儒家的和合精神是兵家的精神内核，战伐权谋是兵家的外在表现。《儒门经济长短经》云：“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兵乃最大之刑，凡兵家都是法家。《汉书·刑法志》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然而这只是兵家之表象，其高远的精神追求则包含着儒家与其他诸子一贯主张的和合思想。

（一）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是兵家和合思想的最高境界。兵家和合思想表现为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对这个问题，我亦曾有论述，今转录于下：

先秦诸子包括兵家在内，讲求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既肯定天、地的作用，又重视人的价值，突破了夏商时期重鬼神、轻人事的观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以儒家文化统治文化的时代，兵学往往被目为小人之学，而非君子之学；是诡诈之道，而非仁义之道。因此兵家仅仅被看

作是一种技艺性的学问，其文化价值往往被忽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哲学，其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兵家作为传统文化母系统中的一个个子系统，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天人关系问题。因此兵家文化也是一种生态文化，兵家哲学也是一种生态哲学。先秦兵家与儒家、道家一样，非常关注与关心作为自然形态的天、地与作为社会形态与自然形态统一的人的关系问题，强调三者的协调与和谐。^[8]

兵家主张军事行动必须循天、则地、和人，三者一体，缺一不可。《孙子兵法》强调道、天、地、将、法的谐协作用。所谓“道”，是指上下一心的政道、治道，是人心齐整；所谓“天”，是指天时；所谓“地”，是指地利；所谓“将”，是指人的因素；所谓“法”，是指各种制度法规。以上五者，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三者。《孙臆兵法》更直接、更明了地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司马法》主张“取法天地”，“顺天奉时”。《六韬》更是吸收了“道法自然”的道家治国理念，具有浓重的黄老道家特征。不惟先秦兵家如此，汉代以后的兵家莫不如此。例如，《心书·智用》云：“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也。故天作时不作而人作，是谓逆时；时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谓逆天；天作时作而人不作，是谓逆人。智者不逆时，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神机制敌阴符经·庙胜篇》说：“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这些都是兵家对天、地、人和谐统一的经典论述。

（二）以人为本^①是兵家和合思想的核心主张。何以言之？一是兵家重视人的作用，把人置于天地间最高贵的地位。《孙臆兵法·月战》云：“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二是兵家强调人和，非常重视人事的谐协。《尉缭子·战威》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贵和篇》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三是兵家的目标追求是和平世界、大同社会、和合精神，与道家、儒家取向相同。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知者不言章》云：“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者，兵之至要也。”四是兵家的以人为本主张包含着人既是目的、也是工具的思想。兵家既讲人是天地间最珍贵和高贵的生灵，又讲人是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既讲以人为本，又讲以人为用。《孙子·地形》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六韬·三疑》云：“惠施于民，必无爱财。民如牛马，数喂食之，从而爱之。”兵家把士卒当作牛马来爱护和使用，正好体现其人本思想之工具理性特征。

（三）普遍联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是兵家和合思想的重要内容。兵家和合思想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观念，就是普遍联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主张。兵家思想是系统思想、整体思想、战略战术与谋略思想，特别注重各方面合比例地、协调地、持续地发展。《孙子·军形》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句话包含着土地面积、粮食数量、人口数量、兵员数量与战争取胜之间的互相制约与影响的关系，其意是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合乎比例地发展。《六韬·三疑》云：“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这句话包含了心胸、智慧、财富、人口、贤才与得天下之间互相制约与影响的关系。由此看来，兵家敏锐地洞察到了事物各方面、各环节互相依赖与制约的关系，认为只有掌握这种关系，事物发展才能达致和合，才能持续长久。

四、德、谋、交、威、战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兵家和合思想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地方，有自己独特的涵义。兵家达致和合的目标，常常取次德、谋、交、威、战并用的途径，故伐德、伐谋、伐交、伐威、伐兵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其固有内涵。兵家和合思想的这些内涵，正是兵家与其他学派和合思想同中有异之处，也是兵家和合思想独特性的具体体现。李筌《神机制敌阴符经·贵和篇》云：“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兵家达致和合目标的途径或手段，揭示了兵家和合思想的独特内涵。

（一）伐德——以仁制诈、内修文德是兵家和合思想的道德手段。兵家思想有一以贯之的两条线（实际上二合为一），以仁制诈、内修文德是内线、隐线，外治武备、讲究权谋是外线、显线。一内一外，一隐一显，辩证统一。这是我们准确理解兵家思想、深刻揭示兵家和合内涵时必须注意到的。概言之，兵家讲诡诈，主张兵以诈立、兵以利动，但是兵家更重仁义，更主张“以仁为本”。

析言之，在治国战略方面，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在治军策略方面，主张视兵如子、将士平等，注重人文关怀；对待友邻方面，主张讲信修睦，比小事大；在将领修养方面，主张智、信、仁、勇、严。历代兵家都对“伐德”有所论述，其内容亦大同小异。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要数《吴子·图国》，云：

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其意是道、义、仁、礼、谋是兵家取胜所遵循的原则，也是治国治军，达致和合的必然途径。

（二）伐谋——上兵伐谋、不战而胜是兵家和合思想的谋略内涵。我们常把权谋与阴谋等同，殊不知所有权谋都有阴阳二性，既是阴谋，也是阳谋，是二者的统一；我们常以为兵家谋略用于杀人，殊不知兵家谋略实实在在用于救人；我们常以为兵为乱世之源，殊不知兵亦为救世之术。《司马法》主张上谋不斗。《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司马法》和《孙子兵法》如此主张，而且历代兵家莫不如此主张。这是兵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可以说是兵家思想的灵魂。伐谋的目的固然在于取胜，但其强调的是几乎无须付出代价的取胜，是对博弈双方都有利的取胜，即《孙子兵法》所说的“全胜”。唐代易静所著《兵要望江南》亦云：“攻敌策，谋乃胜之原。”

（三）伐交——纵横捭阖、胜在外交是兵家和合思想的政治内涵。《孙子兵法》认为伐交是仅次于伐谋的取胜手段。伐交就是断绝交战国与诸侯国的外交，使其无法获得外救，同时使我方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政治外交策略在军事上的运用。《孙子兵法·九地》所云“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即指此。

（四）伐威——以势制人、军事威慑是兵家和合思想的心理内涵。兵家认为，以威势制人在于国治、民富、兵强。也就是说，威服天下不仅在于军事强大，而且在于国家强大。只有国治、民富、兵强，对敌国才有威慑力。这种思想，实际上采用的是心理战术。兵家主张运用心理威慑使对方屈服，接受我方意志，达到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的目的。历代兵家对此均有论述。比如，《尉缭子·兵谈》云：“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轶，甲不出暴，

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便宜十六策·治军》云：“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兵家主张通过展示自己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使意欲发动不义战争的敌国不敢轻举妄动，以达到不战而胜、维护天下和平的目的。

（五）伐兵——非危不战、以战止战是兵家和合思想的战争内涵。兵家主张非危不战，与道家一样，认为兵乃凶器，若非战不可，亦须先内和，而后外战。《吴子·图国》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后造大事。”《虎钗经·先谋》亦云：“欲谋胜敌，先谋人和。”兵家又认为，正义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有效手段，故正义战争的目的是安人止战。《司马法·仁本》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凡正义战争，其本身就包含了和平、和谐、和合等美好的人文诉求。明代兵家揭暄对战争有着深刻而精邃的理解，其《兵经百言·争》云：“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争机。夫人而知之，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己；夫人而知之，不争事而争道，不争功而争无功。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其本质含义是说，战争最终为了不战不争，表达了兵家重和不重战、战是为了和的战争理念。尤其“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一句，实在是对兵家和合思想战争内涵的最佳诠释。

二〇一〇年五月初稿，二〇一〇年八月定稿。

注释：

①“以人为本”是管仲学派首先在《管子·霸言》中提出来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是管仲学派的思想，实实在在也是其他学派的思想。《汉书·艺文志》把《管子》一书列入道家类著作，但在在我看来，管仲学派是杂家，它以“王治”主线杂取与贯串儒家、法家、兵家、道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明珠，建构起杂家的思想宝塔。班固所云“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杂家品质正与《管子》一书相吻合。

参考文献：

- [1]张立文. 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10-11.
- [2]永瑛. 文渊阁四库全书 1384 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58.
- [3]高似孙. 子略[M]//丛书集成初编 0019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2.
- [4]陈师道. 后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136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67.
- [5]范晔. 后汉书[M]//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 07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48.
- [6]张建业, 刘幼生. 李贽文集第七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48.

[7]李桂生. 兵家管理文化的流变与分期[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0(2):16.

[8]李桂生. 先秦兵家人文主义精神特征探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06(3):104.

作者简介：李桂生(1967-), 男, 中国江西省宁都县人, 文学博士, 历史学博士后, 现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中国兵学、中国管理哲学。

E-mail:liguisheng89@yahoo.com.cn